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長洲王楙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淡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卽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到不止此僕因觀史傳閒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

野客叢書卷五
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
長公揚雄龔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
賁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為將有兩裴
巽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
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
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
相同錄二卷闕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為東陽太守非其末
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明帝

卽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為司徒
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為
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
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
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淡亦
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謚隱侯為其有
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
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為允又詩詞有沈腰
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
常移乳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

語詞益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却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家求江革忠孝王覽兄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

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歿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訢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陽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

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佑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

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爲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爲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鼈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爲當時之人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

不同竝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刀曰當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人在朝百人緩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歎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延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曰穀弩射市薄命先歿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

涯爲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時陳夷行爲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下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爲故事初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曆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

三公禮竝拜至丞郎見八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為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閣至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為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

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祭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為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銜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為檢

校尚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請
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 臣禮部郎中呂溫代鄭
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
二乃號柱國

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
壁畫古烈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
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烈士唐翰苑粉
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
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

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入迴廊疊薛侵因看薛稷
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
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
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
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
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
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
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

體初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

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及善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

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
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
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
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
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
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
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槩其心
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

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
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
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
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
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
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
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
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
篇以諷爽揉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率
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

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
違法璩為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
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
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
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
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撫
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
生二毛三十為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

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
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
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
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
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頽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
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
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
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
過不為天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
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

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
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為三品五十八我
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
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儼身年六十六
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
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
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
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
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
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髻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
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
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夢自三十至七
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公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
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
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
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
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
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
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

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爲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旣入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恩潁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

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歿鄧通以吮癰之怨餓歿鼂錯爲國遠慮而誅歿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歿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旣入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太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爲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卽位隨用以

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
為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
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
殺臣下不以為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
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
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
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
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
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裊曰澎溥沆瀣一何
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長洲吳曜書
陳環顧鈴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長洲王楙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
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
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
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
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自義
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
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

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向子歆以為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先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頗覺辭費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傳玄詩曰飛塵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之明蔽於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之意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論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泥濘之浮雲兮

八里客書卷五
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
邪害忠良之意苻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
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
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
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
五詩爲四韻亦有坡伏鼇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
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
倣前作不可用此爲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

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
曰鄧艾疑古人艾又字通用如石經又用三德爲艾
用三德也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
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枨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
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丞
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
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
案史記盧縮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陸

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為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鵝羣不知穀何以知其為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我晝寢作晝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

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擿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三交百餘歲

僕髫鬣時侍叔父問路旁三交之說謂出於近時小

說因閱類要見應璩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交年各百餘歲相與鉏耒莠住車問三交何以得此壽上交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交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交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交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弼弼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則戰

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以余觀之落字爲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爲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迴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窗雨謂筆架爲窗雨所沾耳開元

遺事載蘇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占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爲碁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爲局削木爲碁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嬾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

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
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
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
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
不同雜師謀注云文王旣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
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
宮括閔夭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羨
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
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
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
也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
旣得太公相知之淡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
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
漫難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轉
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旣
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賃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
一詩旣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秋
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

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為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為信自周顯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即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偽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臥內竊虎符以啟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略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寶

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略銅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則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為不同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內右者在外也說者謂請內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歿濬後一日歿李摯

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夢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居諒闇情在難

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晉人臣下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誄王驃騎曰奄忽登遐自此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為音鄭氏讀為音白樂天詩曰商宗諒闇中讀為暗

事有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

爲己瑞樗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
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樗
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
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初其先定已如此況他事乎要
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
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
知樗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蓋戰國之士多淡於
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溪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

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
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
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
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
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
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瞋雀以猜
懼燕以狂盱鶯以喜嚙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鴿以潔
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鵝飛則蟻沉鷓鳴則蚓結鵲
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
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凡此

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
僕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
頸野鶴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鵲
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蜃無
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
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竝無禽經又觀
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
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
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
雅謂師曠作

古今之學

范曄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
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訓曰古
之學者為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
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
以求進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語

漢皋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
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
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

自為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
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
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
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
名人如左太沖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
不暇縷舉如岑參詩廿五韻竝於平聲方字韻押其
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
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慘
悽琴瑟作瑟瑟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
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蓋
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聲協則班超贊
固已然矣班超贊又出於楚辭蔡寬夫詩話謂此體
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詩
是也類而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
內飾則結繆綢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真誥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
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
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
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魯

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卽此也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公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先武詔亦嘗引此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謹少子奕歿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

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奴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蝎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蝎二字司馬遷用媒藥二字僕觀曹氏藉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脩鉤太樹之蝎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蝎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蝎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長洲吳曜書
唐麒吳中刻

